

● 美文阅读

故乡的老井

/ 刘友洪

我的老家有一眼极其普通的老井,但它却是我们心中的宝贝,我们全家人身上都流淌着老井的血液。今天,我就来讲讲老井的故事。

我的老家紧邻大凉山,尽管那里山高水长,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也给那里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我小时候,饮水就是个问题。

我老家的房屋建在一片坡地上。上世纪60年代,我的父辈们在那坡地上平了块台地,修了房子。之所以在那坡地上修房子,是因为那坡脚下有一眼泉水,终年不枯。那个年代,选择屋基首先得解决水源问题。于是父亲决定,房子就建在那里。那个地方叫垮山。

房子建好了,父亲就开始修水井。靠土坎的一边是泉水淌出的地方,得留着,其余三面则用石头垒砌,还要用泥巴塞满石缝。老井使用,就从未偷过懒,曾经有几次大旱,老家其它井都枯了,唯独老井的水还不知疲倦地流淌,乡亲们就到我家来分水吃。

老井是朴实和无私的。它毫不吝啬地捧出自己清冽的甘泉,不求半点回报。就像我的父母对我们。

老井面积不大,仅半米见方,盛满水能挑三五担。我们全家老小吃水全是靠挑。我从十一二岁开始,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挑水,挑完之后才摸着发痛的肩膀去上学。那时,父亲在煤矿做工,母亲一大早要出门去挣工分(工分,计划经济时代的报酬计量单位,是农业生产合作社、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。工分值是劳动单位总产值除以人数后的平均值,再平均到一年节假日除外的工作日当中,所得出的记名工价),挑水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排行老大的我身上。在那个年代,要养活四张嘴巴,谈何容易!兄弟们穿的衣服,都是捡哥哥穿过的,所以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把衣服补了又补。我们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到井台上洗,老井似乎也发出了无声的叹息。我是老大,没有哥哥的衣服可捡,只好穿父亲在矿上的劳动服,乡亲们都戏称我长大后是“打煤炭”的。如果逢年过节能添件新衣,哪怕买双新袜,我们就很满足了。

其实我们这点苦,比起父母的艰辛来,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家人口多但劳动力少,工分低,每年生产队年终分完粮食,父亲都得拿出一年挣的大部分钱去补给生产队。时间到了1983年,我家第一次不用买高价粮或者借粮也能渡过青黄不接的六月;后来,家里开始有了余粮,能喂年猪了;再后来,家里有了余钱,有了存款……20世纪90年代,父母将那土屋换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。此时我们再到井台上去挑水洗衣,看着老井都觉得它在为我家生活的改变而开心地笑呢。

真正彻底解决吃水问题,是在本世纪初。国家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,施工队用管道把大面沟的溪水引到垮山,再修水池沉淀、过滤,然后通到每家每户。现在只要一打开水龙头,自来水就哗啦啦地流。自此,老家挑水吃的歷史就结束了。

如今,我的父母依然把那口老井留着。由于不常使用,老井的井沿上已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,井壁上由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覆盖着,更显其沧桑与朴素。

我懂得父母的心思——这口已经五十多年的老井,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,也记录着一户普通的山村农家的苦与甜。

双石大岩峡观奇峰

/ 胡佑志

落叶飘零的晚秋,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寒意。这日,秋高气爽,风轻云淡,正是外出观景时。我便来到了雅安市芦山县。

从芦山县城往西北方向,走芦双路,大约7公里的路程,就到了号称“十里长峡一线天”的大岩峡。

峡口处,两车道的水泥路时而笔直时而蜿蜒。公路依着峡谷崖壁而修,沟里的水清澈,那溅起的水花,肆意流淌。一路上,草木青青,翠竹掩映,峰峦叠嶂,曲折逶迤。

我坐在朋友的摩托车上,心旌摇荡。我们特地放慢了车速,怕一不小心就错过了美景。

进入峡口后山峰渐入。恍惚间,车就行进在一块大岩石下,仅能容两辆车并排而行。抬头一看,岩石层层叠叠,绵延数十米,岩层坚硬,前凸后凹,好似悬在半空中,让人惊奇、震撼。公路顺势蜿蜒在岩石下,像一条玉带,紧紧地系在山腰上。

山峰越来越高,目测距谷底1000余米。所观之处,山峰鳞次栉比,错落有致。第一次目睹这样巍峨雄壮的山峰,发自内心的称奇。抬头仰望,悬崖上的野草和一些不知名的小树木,覆盖着山峰,更显灵秀与壮美。左右两边山峰呈

现相对而峙。仰望山峰处,山雾缭绕;俯首时,淙淙流水。山峰的峭壁悬崖间,一线亮光从两峰之间明亮开来。

更绝的是缥缈的雾,如行云流水,穿梭在山峰顶端。雾慢慢地游走,待雾散尽,就揭开了山峰神秘的面纱。

行走在半山腰,清澈的河水潺潺而下。在一弯道处,有瀑布从峰巅倾泻下来。晚秋时节,瀑布变得细腻温柔,仿佛细细的珍珠,挂满岩壁,滴落的水浪,打在岩石上,溅起小小的水花,美轮美奂,好看极了。如遇夏季,据说整个大岩峡大约有十来个瀑布,甚是壮美。每走一处,都会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磅礴气势。

走出大峡谷,却是一片平坦之地,有村庄,有人间烟火,这就是双石镇。

遥想当年,双石人要想出山,硬是从峡谷的岩壁凿出一条通道。突然顿悟,有人居住的地方,就有路。

不觉间,一天的行程就这样结束了,而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双石镇的大岩峡。这正是:“景从谷底行,人在崖边游。绝壁入云端,秘境再无求。”

院里两棵桂花树

/ 孙荣生

父亲在矿上过得十分艰苦。他不识字,只能做些井下的粗活、重活,当然工资也很低。父亲省吃俭用,最大限度地把钱节约下来拿回家。父亲在矿上几乎没吃过一顿肉,很多时候都是就着从家里带去的咸菜吃点“汤泡饭”。父亲很爱我们,虽然没钱给我们买零食,但他每次回家都会用饭票给我们换矿上食堂的馒头,又白又大的那种。

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,饭量也越来越大,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够吃,父亲就拼命工作,多挣钱买高价粮。有一次,父亲加班时因疲劳过度,头晕导致受伤,右脚小腿骨折了。还有一次,煤井垮方,父亲躲避不及,把自己埋在了坑道里,肋骨被压断了三根,万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
父亲在煤矿上干了二十多年,

受过三次伤,有两次差点连命都丢了。但父亲为了我们,无怨无悔。

母亲是典型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。每天清晨,她都在生产队长的吆喝声中出工。那时妇女劳动一天的工分只相当于男人的三分之二。母亲为了多挣工分,只要有机会,她总是争着去干男人们做的活儿。遇上计件的活,母亲就不停歇地做。母亲的胃病,就是那时饱一顿饿一顿落下的。

时间到了1983年,我家第一次不用买高价粮或者借粮也能渡过青黄不接的六月了;后来,家里开始有了余粮,能喂年猪了;再后来,家里有了余钱,有了存款……20世纪90年代,父母将那土屋换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。此时我们再到井台上去挑水洗衣,看着老井都觉得它在为我家生活的改变而开心地笑呢。

真正彻底解决吃水问题,是在本世纪初。国家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,施工队用管道把大面沟的溪水引到垮山,再修水池沉淀、过滤,然后通到每家每户。现在只要一打开水龙头,自来水就哗啦啦地流。自此,老家挑水吃的歷史就结束了。

如今,我的父母依然把那口老井留着。由于不常使用,老井的井沿上已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,井壁上由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覆盖着,更显其沧桑与朴素。

我懂得父母的心思——这口已经五十多年的老井,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,也记录着一户普通的山村农家的苦与甜。

周末,我和老公坐在阳台上闲聊。他突然说:“你知道吗?我真的很喜欢画图。我一天不画,心里就觉得有什么事没做似的。”我惊讶极了,没想到他对工作如此痴爱。

结婚后,老公改行做模具设计,已经近二十年了。这二十年里,他从早上七点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,到晚上十一点才关机睡觉。修改结构,调整思路,一套模具图要反反复复修改好几次才能让客户满意。由于这工作精准度要求很高,稍有差池就会给客户造成损失,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这也是一份枯燥无味的工作。在我看来这工作除了可以养家糊口再无可取之处,可是在老公看来这不仅仅是工作,更是挑战难度,获得乐趣所在,在水平的一步提升里,他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和

的桂花香味,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家人、邻居和路人吸着鼻子的赞叹:嗯——真香!此时,我的心里就会涌上一股幸福感和成就感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我家翻修祖屋后,曾为在院子里种两棵什么树而大为踌躇。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喜欢桃树,说粉色的桃花好看,白里透红的桃子好吃。会过日子的妻子主张种两株枇杷树,说几年以后就可以上甜蜜蜜、水灵灵的枇杷了。以往遇到此类事,我会做好协调工作,统一意见,但这次我却有自己的主张——我偏爱桂花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,母亲对桂花情有独钟,她讲的故事里常有桂花树、桂花仙子,连月亮上的兔子都爱在桂花树下玩耍。每次母亲带我去上海探亲时,都会带我去公园赏桂花。母亲自己去上海,也会到饮食店买桂花糕给我吃,这是我儿时

最喜欢的点心,老家却没有。母亲在我6岁时就因病去世了,此后十几年我都没有吃过香糯可口的桂花糕,也很少看见桂花树。因此,我年轻时看到桂花树或闻到桂花特有的香味,便会想起我的母亲——一位孝老爱亲的贤妻良母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居委会干部。

心地善良的妻子和善解人意的女儿了解我的心结以后,一致支持我的主张。妻子托人到市场买来了两棵和女儿一般高的桂花树苗,全家动手种在了院子里。如今,30年过去了,这两棵小树苗也和女儿一起长大了。

今天早上,我独自在盛开的桂花树下陶醉着,忽然想到,桂花虽然花朵小、花期短,但它奋力开放、普惠大众的品质,与母亲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对长辈、对子女、对街坊邻居们献出了全部的爱,不是很相似吗?

寓言二则

/ 王述成

麻雀与老牛

麻雀在房前一株矮小的樟树上搭了一个漂亮的窝,它高兴得唧唧喳喳叫起来。

路过的老牛不经意间抬头看了一眼。

麻雀以为老牛在欣赏它的窝,更加高兴了,说:“牛伯伯,你过来认真参观一下我新搭的这个窝吧,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。”

老牛疑惑地问:“是吗?”

“自然啰!”麻雀眉飞色舞,“你看,这窝里全是由结实松软、又干净环保的柏枝、松毛和枯草,睡在里面真舒服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窝搭在樟树上吗?一股股清香伴随着入眠,多惬意呀!”

麻雀见老牛一声不吭,于是又说:“牛伯伯,我们活一辈子不容易,要活得舒适安逸,不能马马虎虎的。你生活在乱糟糟臭烘烘的环境里,多难受呀。”

“的确,我没有你生活得舒适安逸,也没有你的环境好。”老牛打断麻雀的话,“但我在艰苦的环境里,一直勤奋耕耘,圆了庄稼人一个又一个梦想。”

交朋友

狼在微信里看到羊诚征好友,便发帖:“亲爱的,你正在寻求好友吗?”“是的。”

“已加了多少好友了?”“成千上万吧。”

“哇塞,这么多呀?”“是的。”

“都是些谁啊?”“鸡、鸭、鹅、兔,还有好多小动物。”

“接下来你们就要见面联欢吗?”“是的。”

“那快加我一个吧!”“不行。”

“有名额限制吗?”“没有。”

“既然没有,为何不加我?”“加你就多了。”

“怎么加我一个就多了?”“交你一个朋友,我就会失去千万个朋友。”

“你是说我就没有朋友了吗?”“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什么意思?”“也许你有朋友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你和你的朋友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。”

说完,羊便将狼打入了黑名单。

诗笺

雾凇

/ 呼庆法

寒冷的冬日
不是只有黯淡和萧瑟
不是黄叶落尽
让村落和街巷
呈现出没有色彩的落寞

在茫茫的雾色里
在宛如仙境的梦幻里
一切都以玉树琼花的晶莹
绽放瞬间的美好
都以冰雕玉砌的宁静
呈现最初的纯真

元旦颂

/ 季川

此时肯定有钟声,在鸣响
且穿越漫天飞舞的雪花
此时肯定有脚步,急匆匆
向着朝思暮想的故乡

此时每一个笑脸都是真诚的
充满了所有的祝福与希望
此时每一片雪花都是宁静的
它们都会被温暖的阳光拥吻

这个新的第一天,非常美
可以取出鲜花、美酒来点赞
这个新的第一天,非常棒
可以投入理想、激情去歌颂



冬樱迎春
听松摄